

我們這一代

西北師大中文系77級乙班同學畢業30年集體記憶

管衛中 主編



1487158

西北師範學院

西北師大中文系77級乙班同學畢業30年集體記憶

我們這一代

陸浩題



淮陰師院圖書館 1487158

官上中 主編



甘肅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这一代：西北师大中文系77级乙班同学毕业30年集体记忆 / 管卫中主编. —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490-0311-2

I. ①我… II. ①管…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0893号

我们这一代

——西北师大中文系77级乙班同学毕业30年集体记忆

管卫中 主编

责任编辑	原彦平
装帧设计	弋舟
出版社	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
邮编	730030
营销	甘肃文化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0931-8454870
排版	甘肃文化出版社排版室
印刷	兰州中正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和平路81号
邮编	730030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数	396千
印张	25
版次	2011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12月第1次
印数	1-1000册
书号	ISBN 978-7-5490-0311-2
定价	49.80元



前排左起：何西庆、刘洁、张东敏、马玉生、王恩绒、郝明、李玉兰、王桂芝、李惠荣

第二排（均为老师）左起：王尚寿（左二）、季成家（左四）、吴又雄（左五）、张文熊（左六）、
刘滋培（左七）、郑文（左八）、郭晋稀（左九）、孙克恒（右三）、
张士昉（右二）、何凤仙（右一）

第三排左起：康娅红、栾行健、王福顺、李希、康泽民、魏霖、王人恩、刘书成、王云、解志熙、
徐肖楠、马国昌、黄大圻、张仲仪、张新

第四排左起：刘米红、张力、韩经太、宋炬、罗德茂、陈学亨、胡彧、武志元、徐汉生、张林、
管卫中、王佐槐、王玉兰、宋燕冰、王小玲

序

中共甘肃省委书记 佳浩

1977年,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一个多少年来始终难以忘怀的年份。

也许有许多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还记得,正当他们怀揣上大学的热望准备应试之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突然吞没了他们的青春梦想。高考制度中止,全国陷入混乱。高考招生中断十年,导致我国各类人才队伍出现严重的“青黄不接”,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十一年后的1977年8月初,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自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我国著名化学家、武汉大学查全性教授慷慨陈词,建议立即恢复高考制度。邓小平在静静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之后,一锤定音:“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话音未落,全场热烈鼓掌,很多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

消息传出,全国轰动。非同寻常的“文革”后首届高考就这样开始了。从消息发布、报名到考试,只有月余时间。由于时间紧迫,当时考生们找不到复习资料,更谈不上教师辅导。数百万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怀着兴奋又忐忑的心情匆匆涌进了考场。那一年全国的考生人数是570多万,被录取的学生是27万多人,录取比例大约是21:1。

1978年3月,正是柳絮纷飞的时节。怀揣着录取通知书、扛着行李卷的青年学子们,从四面八方走进了多年魂牵梦绕的大学校门。他们中间,

有年过三十、已经作了父母的“老三届”毕业生，有十五六岁的应届生；有下乡知青、回乡知青，也有工人、教师、军人、职员、医生……他们是在那个科学知识被判定为“无用”、“反动”的年代里，凭着一股对文化知识的渴求与热爱，于艰辛的劳作之余偷偷摸摸找书读的年轻人；他们经历过底层生活的熬煎，内心深处储存了偌多的人生感触；他们了解中国国情，熟知中国的过去、现在，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

他们读大学的时节（1978年初—1981年底），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滚滚春潮打破坚冰之时，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号角刚刚吹响之际。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他们像年轻的士兵接受战火的洗礼，在拨乱反正的时代氛围中奠定了独立思考的群体气质，更加坚定了为百废待兴的祖国报效终生的理念。在《哥德巴赫猜想》风靡一时、人人崇尚科学知识的年代，他们对知识潜伏已久的渴望，一下子喷发出来。新华书店门口总是排着长长的队列，一书难求是那个年代常有的情况；那时候，校园里时常可以见到这样的情形，年轻的母亲一边排队为婴儿打牛奶，一边在默读手中卡片上的英文单词；有时同学间为抢占图书馆自习室的座位引起纷争；晚自习后，宿舍里的灯光按时熄灭了，有人还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阅读，或者干脆跑到过道、路灯下甚至在厕所中借光读书……

他们毕业的时候，正逢祖国急需人才、“起用新一代”之际。无论祖国把他们放在什么位置上，无论是在乡村、县城还是大都市，无论是在工厂、研究所、大学还是国家机关，他们似乎都有相似的秉性：坚忍不拔、埋头苦干、崇尚务实、不图虚名。三十年过去了，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做出了骄人的成绩。

这一代人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使命感，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实践者、推动者。三十年来，他们投身于波澜壮阔的改革建设大潮，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他们与共和国日新月异的沧桑巨变同进步、共成长，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一串串坚实的脚印，不少人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和栋梁之才。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十分独特、前所未有的人才现象。

抚今追昔，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分：当年，正是邓小平同志的临机决断，使滑出轨道的我国教育事业重回正轨。这既改变了这一代青年人的命运，也为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锻造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一支继往开来的生力军。历史已经证明，当年恢复高考的意义远大于这件事情本身。它是中国拨乱反正的先声，改革开放的前奏。它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从1981年底毕业到现在，一晃三十年过去了。当年意气风发的一代青年，如今都已两鬓染霜。这本书是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乙班全体同学，于毕业三十年之际对当年往事的一次集体回忆。每个人的回忆中，都散发出深深的怀念、感慨与沉思。从五十位同学的自述与照片中，我们感觉到的是那个年代这一群人特有的精神风貌，是他们各自走过了三十年人生之路后的深刻感悟，是同窗间经过时间冲泡后变得更加浓酽而清醇的情谊，是准亲人式的相互知解、砥砺和关爱，个中也流淌着他们怀念青春的无声旋律。虽然这本书记录的是三十年前一个大学班集体同学们的人生故事和心路历程，但毫无疑问，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缩影。历史总是容易被忘却，或者时过不久就变得模糊不清。当事人的回忆，则可使一段已经逝去、在记忆中变得模糊了的历史重新变得清晰可见、可感、可触，读者或可从中窥见共和国那段历史之一鳞半爪。从这种角度看，这本书又是一份历史档案。它为我们认知那个时代提供了一面小小的多棱镜。这些，也许就是这本书的耐人寻味之处吧！

我也是1977年从工厂考入兰州大学化学系的学子。作为同代人，我和他们一起经历了那个令人难忘的时代，一起毕业，一起走过了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回眸来路，我们的感受是相似的。西北师大中文系乙班的同学们嘱我为本书作序，我自然义不容辞，遂有上述感触，权且为序。

2011年12月初

目录

陆 浩	序	1
马玉生	我的大学不是梦	1
马国昌	自言自语	8
卞卡卡	永不褪色的记忆	13
王人恩	我的大学生活片段	18
王小玲	毕业30年抒怀	28
王 云	尘封的记忆	34
王东伟	永远的记忆	41
王玉兰	甜在心中的回忆	46
王恩绒	知识改变命运	52
	——一封迟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王桂芝	我的教师梦	63
刘米红	从那里，一路走来	72
刘 洁	感悟、随想与回忆	81
孙 敏	难忘的年代	100
何西庆	浪花中的记忆	103

宋燕冰	我这三十年·小传·补记	106
张 力	大学时代——不可复制的时代	112
张小玲	永远活在心中的爱人	116
张仲仪	我的梦想我的路	125
张先堂	结缘敦煌	129
张 林	相聚·感悟	138
张 新	珍藏的记忆	147
李占年	在红色老区的沃土上	153
李玉兰	脚踏厚土 心染彩虹	159
	——我的大学梦	
杨启祥	往事如溪水，在清清地流淌	176
杨言顺	校园生活散忆	182
邵 明	久远的回忆	192
陈学亨	怀念刘书成同学	198
陈堆稳	风雨兼程半世纪 教坛耕耘三十年	207
陈新民	琐 忆	216
武亚玲	我是武亚玲	223
武志元	1977，我的十里店	225
罗德茂	回忆金城求学的快乐时日	232
胡 彧	一点回忆和感受	244
荣耀光	六十岁：人生的一次轻盈转身	250
赵国强	春天的记忆	253
郝 明	我与中文系之缘	258
徐肖楠	岁月中的激情与怀恋	262
栾行健	一个冬天的童话	268
高子发	同学是缘	285
康娅红	大学杂忆	288
康泽民	校园轶事	296

黄大炘	人过六十	306
蒋维民	卅载沧桑忆当年 历久弥新苦犹甜	309
韩经太	梦云如丝, 黄河之畔	312
解志熙	往事历历在目前	316
	——“我的大学”琐忆	
管卫中	一个懵懂者的开蒙之路	335
滕宗恒	忆佐槐	351
黎戈宁 李惠荣	我们俩, 半辈子	356
魏 霖	守望真诚	368
徐汉生	岁月沧桑忆往昔	375
	西北师大中文系 77 级乙班同学名录	381
	后记	383

我的大学不是梦

马玉生



上大学时的我

很有幸，我的人生里有一个特定的符号——老三届。77级的大学生，是多么特殊的一群人啊。是历史，让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汇聚在了一起，拥有了四年同窗的情谊。让我，让我们，有了许许多多的好同学、好朋友。回首三十多年，这四年的大学生活，在我的生命中，仍然是十分美好的一页。

曾经有十年之久，我很痛苦。1966年，我都已经填写了高考志愿，却得知高考取消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曾经，我的志愿是上清华大学。上高中的时候，班里同学理科学得好的并不多。我的父母也只是抱着让我学点知识、好自食其力的想法，送我上学。年少时的我总在想，为什么女孩子就学不好呢？为什么就不让女孩子上大学呢？

1968年11月，学校安排我去酒泉地区安西县（2006年更名为瓜州县）插队。安西县总面积2.41万平方公里，是连接甘、青、新三省区的交通枢纽，兰新铁路横贯全境。那里的天气非常非常寒冷。当地有俗语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这里全年八级以上的大风日，超过两个月，堪称

世界风库。“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唐代的边塞诗人曾经这样描写过。由于风多、风大，安西境内很难看到参天大树；由于风多、风大，植树造林时，所有的树苗必须先“砍头”才能定植生根；由于风多、风大，哪怕三伏酷暑，安西农村妇女仍然头巾裹头，甚至脸捂口罩……

队上安排我们一行五人住在当地一个贫农大娘家里。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住的房子一直没有门。大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当时我在班上当班长，就得事事带头。我只好先用包行李的毯子做了门帘，先凑合一下堵着点。窗户也没有玻璃，用白色的塑料布钉在上面，风一吹，呼啦啦地响。我自愿睡在窗户边，晚上听着风吹打塑料的响声，又冷又害怕。当晚住下，风呼呼地刮了一夜，吹得电线发出呜呜的叫声，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第二天起床一看，街道出奇的干净。碎纸、树叶之类，被风打扫得一干二净。大风，让我对安西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那时，我常用毛主席《青年运动中的方向》里的话鞭策自己：“知识青年在农村是大有作为的”，“尽管他们（农民）脚上有牛屎，但他们的思想是最干净的”。因为我学习好，队上推荐我去大队学校当老师。学校只有两个老师，一、二、三年级一个教室，四、五、六年级一个教室，叫复式班。三个年级轮流上课。我带的是四、五、六年级的课。语文、数学、音乐、美术、体育全教，也算是个“全才”了。插队的日子是非常艰苦的。我早上天不亮就要下地劳动，九点到下午两点半要给孩子们上课，孩子们放学以后，还得参加队里的劳动。但这个当老师的机会，也给了我宝贵的学习时间。我来安西时偷偷地把高中课本全部带到了这里。学生们写作业的时候，我就看自己的高中课本。有时，晚上还能在煤油灯下看一会儿书。在教书的那一年时间里，我自修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

我还参加了大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当时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很盛行的。我为宣传队写剧本、编歌词，大伙儿排练成节目到其他大队去演出。逢年过节或在乡亲们结婚喜庆的日子，我还给他们写写对联。乡亲们都说我是山沟里的“女秀才”。

我们当时都只是十七八岁的姑娘，从未受过那样的苦。没有人握过镰刀，手时常会被镰刀割破。吃的面得自己磨，烧的煤砖自己和。没什么菜，只能用酱油、醋拌面吃，生活单调而乏味。有些同学受不了那里的苦，说“只要能回兰州，扫大街我都愿意”。我觉得很好笑，我相信知识总会有用武之地的。尽管生活艰苦，但我上大学的梦想一直没有破灭。

一年多时间过去了，因为我在安西表现优秀，被抽调回了兰州，分配到小学当了一名教师。是在小学带中学班的课，那时叫“戴帽子中学”。当时的教师队伍青黄不接，好多门课都缺老师。我怕丢了高中的基础课，语文、数学、化学、物理，包括农业常识我都带。我想教学相长，只要考大学能用得上的课我都上。一辈子当个小学教师，心里是多么的不甘啊！

“文革”大批判开始时我又被抽调到城关区教育局写材料，写大批判文章。八股式的文章，前边用几句毛主席语录，后面是标语口号式的文字，特别没劲。倒是给职工补习语文的工作使我受益匪浅。后来开始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了，但又因为我刚结婚，不符合推荐条件而未能如愿。为此我懊恼不已。

1977年10月底公布恢复高考消息的那一天，说起来就像昨天一样，如在眼前。那天，我和丈夫都拿着登载恢复高考通知的报纸回到家。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说：“我也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同时拿出了报纸，两人都笑了。

他问：“你能考上吗？”

“我怎么会考不上？这是上苍给我的机会，我一定得把握好”，我回答。

那时我在兰州市城关区商业局当办公室秘书，已经是国家干部了，还有了三个孩子。周围的人知道我准备考大学，都劝我不要考了。

有些人劝我丈夫说，“女人上那么多学干什么，能有个工作、把家务搞好就行了。她上学了，你一个人又上班又看孩子顾得上吗？”

他笑了笑说：“考上了也不上，她也就是想试试自己的实力。”

回家后，他告诉我，“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同那些没见识的人不理

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好好准备，考上我一定支持你。”我一边上班，一边复习。毕业已经十几年了，我的书都不知道被别人借哪儿去了。至今我都记得，我的历史、地理复习提纲是他写给我的。作文都是他给我命题，我写完后他帮我修改。数学是我的强项，我只是用四个小时记了记公式，就上了考场。一共只有十六天复习的时间，很快就到了考试的日子。

高考成绩出来了，考得还可以，但是迟迟没有录取的消息。这时，领导安排我去雁滩乡支农。那一天，我心中感觉有些不安，就回家了。我一进家门，丈夫拍了拍我的肩膀说：“看，这是什么！”

“录取通知书。”

“师大中文系。”

我们激动地相拥在一起。我考上大学啦！我将跨进梦寐以求的大学殿堂！

考上了，孩子们怎么办呢？这真是一件愁人的事。和母亲、大姐以及丈夫商量后，我们决定，我带着六岁的大女儿去甘肃师大附小上小学一年级，住师大姐姐家。二女儿四岁了，只能白天锁在家中，托邻居代管。小女儿两岁，送到母亲那里，由她照管。现在回想起来，大学的四年是我们全家倍感艰辛的四年，但也是倍感快乐的四年。

刚开始上课时，还一下适应不了学生生活，上着课思想就开了小差。想孩子们是不是又犯了什么错，被严厉的爸爸罚到门外边去了；抑或是天气突变，孩子们冷着了……星期六下课，匆匆忙忙赶回家，一大堆的家务活在等着我干。星期天晚上又急匆匆返回学校。家和学校之间只有一趟公交车，那个拥挤啊。记得有一次，星期天晚上带着大女儿回学校。公交车上人特别多，一个挨一个，连个缝都没有。我带着大包小包。女儿个子小，从旁边看起来她那里像是有点空，一个人就把一只篮子往她的头顶上放，把她压得哇哇大叫。等我们回到学校，都已经十点多钟了，身心俱疲。同宿舍的刘洁、武亚玲还帮我给女儿织围巾。后来女儿告诉我，上学的路上一位老师问她：“小姑娘，你的围巾是谁给你织的，这么漂亮？”

女儿回答：“是妈妈织的。”

“你妈妈是哪个系的老师？”

“中文系的，不是老师，和我一样，都是一年级的学生。叫马玉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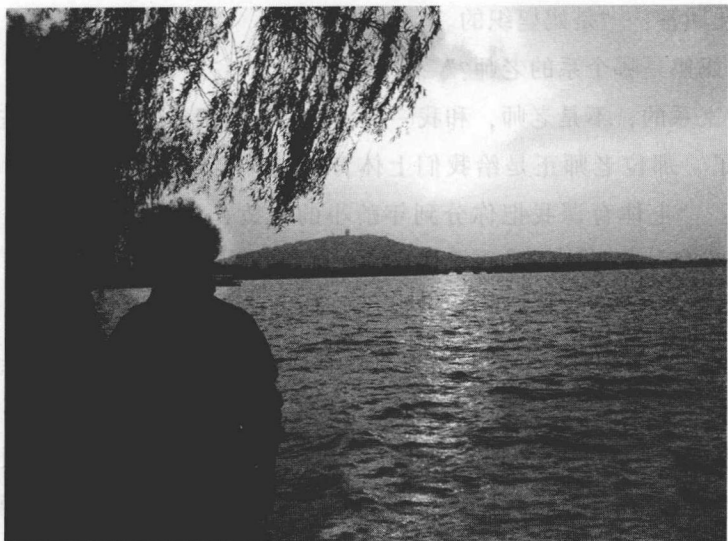
巧了，那位老师正是给我们上体育课的张老师。她笑着告诉我这件事，说：“上体育课我把你分到年龄小的一拨，没想到你的女儿都上学了。”母女俩一起上学，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

四年的大学生活是短暂的，但克服种种困难坚持下来也觉得很是漫长。那时，丈夫在甘肃省教育学院（现甘肃联合大学）上班。他是一个把事业看得很重的人，上课、评职称、行政工作样样都得做，还必须要做好。他从单位骑着自行车回家要半个多小时，回来要给孩子们做饭，晚饭以后还要看孩子们学习。有时候他还会给我写信，教给我一些学习方法，共同探讨一些学习中的问题。考试的时候，星期天我回不了家，他还会送饭到学校，看望我、鼓励我。我写论文的时候，他为我彻夜修改。每当我想起他支持我上大学的种种辛苦，都会觉得对不起他。他说：“支持你上大学，就是从根本上帮助你。”这句话在我工作和生活的道路上都得到了印证。他很为我们的家庭骄傲，两个大学生，两个共产党员。在全家人的支持下，我顺利完成了四年的学业，并且在大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用丈夫的话说，四年有成绩，得到了三证：毕业证、学士证和党证。

大学四年是人生最宝贵的四年，赋予了我知识，给我的人生铺上了基石，也让我结识了许多有才华、有能力、有作为、有情意的同学。

记得我们上师大那会儿，师大的校园十分美丽。花团锦簇，果木林立。我们经常去花园散步和看书。在离校园后门不远的教师宿舍旁边，有一大片玫瑰花树。有一次就和刘尚慈约好第二天早晨偷偷地去摘玫瑰花。早晨大约五点多钟，我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悄悄溜出宿舍，和她一同前往。我们速度极快地摘满一塑料袋，又回到宿舍。回家后，我用白糖腌制后做成糖饼。孩子们问：“妈妈，哪儿来的玫瑰花，这么好吃？”我笑笑没有回答。

王恩绒家住白银，为了赶早班车，每次回家时都会先住在我家。第二



退休后，让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

天一大早，我丈夫王天祥用自行车把她送到火车站。

宋燕冰和她丈夫同时上大学，而我要带三个孩子，我们的生活都不宽裕。为了节约一点书费，我和她经常共用一套书。考试时，我们把时间安排好，一点也不会耽误学习。这些事至今都觉得挺有意思的。她的手很巧，还为我做过一条毛兰布的裙子，着实让我过了一把时尚的瘾。

让我深为佩服的是王桂芝。有一次她的孩子生病，她请假回家了。第二天考政治时我看她有一个词写不出来，就给她写在桌子上。她连看都没看，继续答题。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和李玉兰一起去姐姐家为她修改西装，和康娅红翻墙去党校看电影，去刘洁那儿吃她做的小灶饭，和武亚玲探讨她的人生大事……

和同学们一起和睦相处四年，情谊保持至今。

三十年过去了，我的同学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展现他（她）们的才华，实现着他们的抱负。每当提起他们，我都会感到十分骄傲：这是我的同学们。

现在，我已经退休好几年了，适应了新的生活节奏。和孙子在一起，

陪他们度过婴儿和幼儿的时光。每一次的游戏，都会让我想起女儿们小时候可爱的样子。这也弥补了女儿们小时候由于我工作忙而忽视了她们的成长过程的缺憾。其中有惊喜，有欢笑，有感悟，也有思考。在带孙子的过程中，也会把上学时学的教育理论试着放进去，竟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达到美妙的境界：有心而无痕。和他们一起下棋、玩游戏、看动画，一块儿背唐诗、《三字经》、《弟子规》，陪他们快乐地度过每一天，越活越有滋味。孙子们“抢”姥姥，让我辛苦并快乐着。

我现在的唯一想法是，珍惜眼前快乐的生活，让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

2011年8月

马玉生，女，生于1948年6月10日，高级政工师。1960年—1966年，在兰州女中读初中、高中。1968年到安西插队。1969年，在兰州市城关区张掖路小学任教。1970年—1977年，在城关区教育局、商业局工作，干部。1977年—1982年，考入甘肃师范大学（后改名为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82年—1983年，在城关区人事局工作。1983年—1984年，在城关区妇联工作，任妇联副主任。1984年—1986年，在兰州市委组织部整党办工作，任联络组长。1986年，在兰州市煤炭工业总公司任党委副书记、书记兼纪委书记。2003年退休。